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胡金芝

法苑珠林卷四十二

唐 釋道世 撰

妖怪篇第三十四

述意部

妖怪者干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昇降化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

此是俗情之近見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徵變乃是衆生宿業之禨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相會物理必然故有斯徵未足可怪也

引證部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居陁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時閻閻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

粮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備諸舩舶雇得五舩師求覓珍
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舩舫至羅剎國
其國多有羅剎之女欲到彼國大風飄搏舩悉破壞時
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剎女聞彼
大海有舩破壞羅剎女等即往救接一時捉得五百商
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娛歡喜踴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
置一鐵城既安置已變化本形令使端正可喜過人人
纔不及用天香湯澡浴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瓔珞莊嚴

妙華天冠懸以寶鈴捷疾走行詣商人所語諸人言是諸聖子莫有恐也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臂來過汝腕來是時商人窮極護命恐怖畏死遂於彼所起實女想與其手臂時羅刹女度諸商人慈言哀愍從何遠來可為我夫憐愍我等為我作主我等無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我等憂愁煩惱為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承事不令虧失爾時商人咸共惻愴舉聲啼哭各吐熱氣共相慰喻送互安心詣羅刹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有

一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樹林華果枝葉扶疎諸鳥遊
集如是無量復有襍華池沼華鳥滿中觀者欣悅能滅
憂煩其羅刹城四壁潔白狀如珂雪又如氷山其城在
地若遥觀者乃見彼城如白雲隊從地涌出其城粧飾
如經具述爾時諸羅刹女將諸商人向彼城已教脫舊
衣以諸香湯沐浴身體令坐種種妙勝之座以五欲具
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而作經於久時受大快樂後
時諸羅刹女等告諸商人善哉聖子是城南面不得從

彼出向其處有一商人智慧深細聰明利見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不聽南過我應伺諸女睡卧之時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善惡之事爾時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諸羅剎女等臥睡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即執刀從家而出尋逐意趣漸漸前進至於少地見一微徑恐怖之所無有草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叫喚聲狀如叫喚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已身毛皆竪默然而住良久喘定還詣彼道漸進其路見一鐵城其

城高峻聲出之處詣城巡行而不見門到於北面見有
一樹名曰合歡近城而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
主見斯樹已即上其樹觀看城内見彼城中多有人死
百有餘數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
有饑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如井
底星迷悶在地頭髮蓬亂塵土坌身甚大羸瘦各相割
肉而噉食之以是因緣作大叫喚如閻羅王所居之處
見諸衆生受大苦惱是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即

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樹枝葉互相撐觸而有聲出爾時受苦諸人聞是聲已仰觀城上見彼商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耶為天為龍為夜叉為帝釋為大梵王等耶在於厄難憐愍我輩故來至此救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輩合十指掌頭頂遙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仰如是白善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之所耶爾時商主從彼苦人聞是語已鬱怏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是諸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

乃至非大梵天也但我等輩從閻浮提興生至此為求財故入於大海我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船舶破散值諸婦女來至我邊濟拔我等從爾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輩即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復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船破至岸亦遭羅剎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輩置鐵城中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

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婉媚但彼女等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還食盡汝諸人輩慎莫共彼愛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有方便得脫難不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為說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月與卯宿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曰雞尸（隋云多髮）形貌端正見者樂觀白如珂貝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停處乃有粇米自無糠

穭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
露現半身口出人聲而作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苦水如
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即得
免難唯有此事更無餘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泄此
言商主復問汝等頗曾見馬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
何不度汝初從誰聞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
如是聲而有信者尋虛空聲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
其所不受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剎女是故如

此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言汝等去來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我欲上城城即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等是處無觧脱期我輩必為羅刹女食何當得見彼親眷屬汝等人輩慎莫放逸隨意所去速詣父母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心意和合我等本生其處其城其邑善哉汝等若至彼處為我等輩問訊父母諸親朋友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後時更莫發心向彼大海何以故大海内有諸恐怖但在彼處隨空

活命得共父母妻子眷屬不復分離能行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戒是為第一是時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遂即下樹時彼諸人一時發聲叫喚啼哭嗚呼極苦閻浮提內微妙之地何當得見若本知是厄處寧住在彼餐噉牛糞用為活命不為求財而來此也爾時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諸羅剎女猶故睡眠商主爾時還即眠臥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輙出言是即漏泄若其漏泄羅剎諸女恐

将我等至厄難處我之此語應須隱黙乃至四月臨當節會馬王來日乃告彼等所以者何昔有偈說

凡於知識處　輕陳心實者　其事當漏泄

聞者各各傳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輕不漏其言

爾時商主隱黙而住乃至四月歡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戀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飲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我今密語時諸商

人聞商主說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有諸凡獸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時彼商人過彼日已遂至夜内見彼羅刹一切諸女躭著睡眠安隱而臥私密盜竊從臥牀起咸共詣彼期處詣彼處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見之者願為我說爾時商主即告彼等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當宜可速至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置得達閻浮提内本生之處時

諸商人皆詣馬王所爾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人音聲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鹹水彼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令到彼岸時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竪合十指掌頂禮馬王作如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彼岸顧濟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爾時馬王告諸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為

彼羅剎之所噉食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女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相送速到彼岸作是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我身分腳足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爾時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風爾時彼諸羅剎女輩聞彼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睡覺覓彼商人悉皆不見處處觀看乃遥見商人乘馬王上乘空而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於海岸發慈愍

聲哀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言汝諸聖子今者捨我
欲何所去今我無主汝是我主汝等於先墮在海難大
恐怖中我等度汝唯願汝等與我爲夫汝等今者捨背
於我欲詣何所無恩無義何故相棄若有違犯今乞懺
悔從今已去不作諸惡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
將去時羅刹女雖作如是慈流言語雞尸馬王仍將彼
輩五百商人安隱得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諸比丘於
意云何時雞尸馬王豈異人乎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商

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是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難處救其厄難達到彼岸今者還復至刪闍耶見之處舍利弗化已將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脫度生死海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生尊重恭敬之心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五道人俱行逢雪遇一神祠中宿舍中有鬼神像形國人所奉客四人言今夕大寒可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事

不可敗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噉食人自相與言正當彼一人一人畏我餘四人惡不可放之其不敢破者夜聞鬼語起呼伴去餘四人言何不破像用炊然乎便取燒之噉人鬼怕即奔走去夫人學道亦復如是常須堅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悞損人也故維摩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也又菩薩處胎經云爾時世尊告智淨菩薩曰一生補處菩薩以權方便在卑賤家生欲得示現除無明結十月在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父母覩見謂為是

鬼捐棄曠野不使人見其後數日母復懷身具滿十月生一
男兒端正殊妙世之希有晝生夜死父母號哭椎胷向天山
神樹神何不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捐棄曠野今生一子
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復晝生夜死心肝斷絕當復奈何復
經數月母漸懷妊十月具滿生一男兒三頭八脚四眼八臂
覩者毛竪父母眷屬捨而欲去菩薩權見令不得去父母問
曰為是天耶為是龍鬼神耶爾時所生兒即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須倫迦樓羅　為母除患閤

欽定四庫全書

權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頭八手脚　何為捨我去　徑向地獄門
焚燒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今我還復體
現本端正形　守戒不失願　託生父母家
前後捨身命　其數如微塵　衆生病非一
投於甘露藥　趣使入道險　不令入邪徑
諸天受福樂　甘露除病藥　不違聖教藥

解脫涅槃藥

頌曰

求寶失舟濟　飄浮恩救形　幻媚多方趣

妖魅誑人情　假接度海難　虛發親愛聲

自非馬王負　危苦詎安寧

感應緣　略引二十七驗

東陽留寵為血怪

魯昭公時龍怪

漢惠帝時龍怪

漢武帝時虵怪

漢桓帝時虵怪

晉太康中有魚怪

漢成帝時鼠怪

漢景帝時犬怪

漢章帝時魅怪

賈誼見鵩鳥怪

晉南京寺記烏巢殿怪

晉時有貍作人婦怪

晉時有貍作人女產兒怪

晉時張春女邪魅怪

宋時梁道脩宅內鬼魅怪

瑯琊王騁之妻

西方山中人食鰕蟹怪

宋時王家作蟹斷有材怪

唐時逆人張亮霹靂怪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湖孰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為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為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為蟲其火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為徐龍所殺

魯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龍鬬其邑中也

漢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蘭陵廷東里溫陵

井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行刑暴惡黒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漢桓帝即位有大蛇現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

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有鱗甲

亦是兵之類也魚又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之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為庶人也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謗殺太子尋亦廢故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栢葉上民塚栢及榆樹上為巢桐栢為多巢中無子皆有乾屎數升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起鼠盜竊小獸夜出晝匿

令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象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犬與家豕交時趙王遂與六國共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犬兵革失衆之占豕者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其

形其縣人有婦爲魅所病佞爲劾之時大虵數丈死於門外有大樹樹有精人止者死鳥過者墜佞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虵長七八丈懸死樹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佞曰能此小怪耳帝偽使人爲之佞劾三人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解之

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鵩鳥飛入其舍止

于坐隅良久乃去誼發書占之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誼忌之故作鵩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廟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

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復噫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起詣向者呼處𢤱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赤冠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促索劍來吾與卿取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豬凡

殺三物亭毒遂静永無災横也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虵長七八大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虵穴口虵輙夜出吞啗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

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唯生六女
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
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
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
禁止寄乃行告貴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
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蛇
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
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

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為虵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為后拜其父為將樂令毋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謡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

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便就取視俱如常鼠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居鄢陵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六畝枝葉扶疎盤地不生穀草遣客斫之斧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汁赤此何得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枝有一空處白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趍叔高叔高以刀逆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慮恬然如舊

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怪夔蝄
蜽者乎其伐樹年中叔高應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
南陽宋名大賢西郊有一亭不可止止則害人大賢以
正道自處嘗宿亭樓鼓琴而已不設兵仗至於夜半時
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
如故鬼乃去於市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
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
正當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摶耶大賢曰

善語未竟大賢前便逆捉其脅鬼但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時丹陽人姓湯名應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止此應不隨諫盡遣所將人還外止宿應唯持一口大刀臥至三更中聞有扣閤者應遙問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而去經須臾聞復有扣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身著皁衣

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須復扣閤言是部郡府君詣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府君部郡不應同行知是鬼魅持刀迎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之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斫傷數下去其處已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迹追之皆得云稱府君者是老狐魅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後遂絶永無妖怪

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甖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子輙失去如是數歲甚疾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葢著一室中藏戶間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便閉戶周旋室中更無所見乃闇中以杖撾之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呼曰㖃㖃宜死開戶視之得一老公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欲類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人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復更失之聞在陳留界復作妖怪如

此時人猶以爲此公也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打拍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語家二兒已得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遂積年不覺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大老狸入牀下遂

殺之往所殺者乃真父也敁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
忽慱亦死右一十八驗出搜神記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新林青陵昔晉咸安
二年簡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時歷陽郡烏江寺尼
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福世傳為聖麼咸安初有烏巢
殿屋帝使常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
即遣使至烏江迎聖麼問此吉凶焉在麼曰修德可以
禳災齋戒亦能轉障帝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

終忽有羣烏運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加敬信因為聖
慶起此寺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
其側志孝結墳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
轉夜孝子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
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
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為何在孝子云止有一狸即已殺
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

視狸已成婦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縛孝子付官應償死
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令因問
獵事能别犬不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因放犬便化為
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已還成狸
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
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訪問二情既和將入
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分别期更尅集便欲結為伉儷
女曰得壻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在當問我父

毋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勑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覔矜將數十狗徑突入齧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虵魅等

晉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毆擊人乗云不樂嫁女家事俗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 右此三驗出幽明録

宋時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坊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䶑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為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面皆毛擲灑糞穢清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猿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奄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進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障壓石飛揚累晨不息婢

採菊路遇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答曰糞污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為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氎讀咒文諸鬼怖懅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絶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麤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儂孔雀樓遥聞鳳凰鼓下我卿山頭髣髴見梁魯鬼有叔

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纙一函書題
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詮
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
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産於
此便斷
瑯琊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
以婦婢招利為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假
瘞建康東崗既窆反虞輿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

便有嗔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邪騁之云非為永葬故不具儀耳右二驗出異苑

周仲尼謂季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韋昭注曰木石謂山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猱或言獨足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右出國語史記曰秦始皇云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㺐其音自叫人常以竹著火中烞熚音朴平

而山猕皆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亦鬼魅類耳所在山中皆有之○右出神異經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擊頭擔歸云至家當斧破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

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蝌斷入斷食蝌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蝌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王迴頭不應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荅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獤亦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右一驗出述異記

唐逆人張亮昔為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像相好圓滿遂别供養亮遇霹靂其堂柱迸木擊亮額角而不甚傷及就寺禮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記又貞觀年中其像忽然繞頸有痕跡大如線焉時人咸以為不祥之兆未幾亮果以罪被誅其痕于今見在出冥報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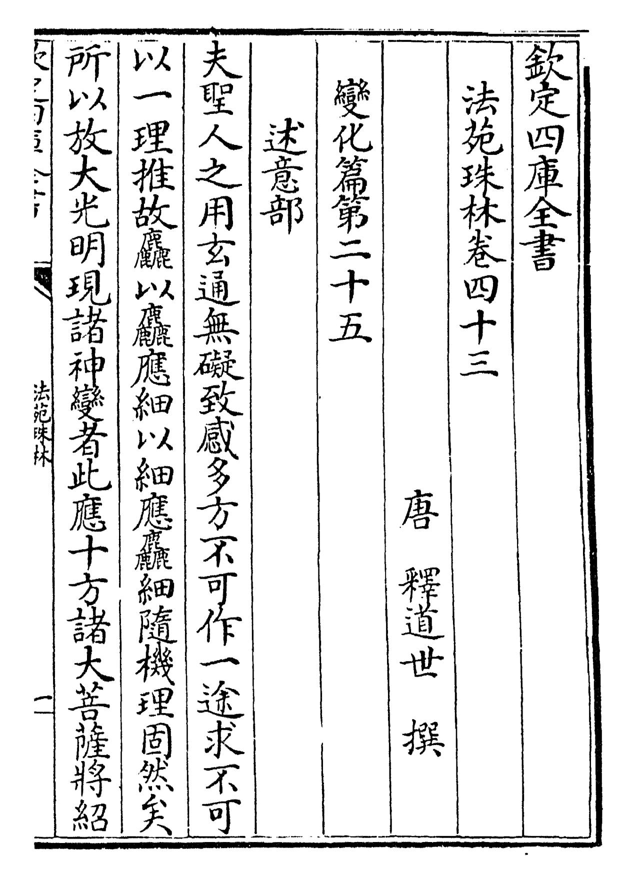
校譌

第十五紙九行去北藏作云將北藏作將第二十五紙二行㡬南藏作㡬四行僧清下南藏有家字

音釋

珂丘柯切石次玉潔白如雪　紺古暗切深青也　舶薄陌切海船也　坌蒲悶切塵坌也　撑抽庚切距也　糠穭糠丘剛切穀皮也穭苦會切麤糠也　鵬房六切鵰屬　湇洴湇羽軌切洴蒲丁切　邯鄲邯河干切鄲都寒切邯鄲趙地名　隙乞逆切與隙同　緹縈緹杜兮切縈於營切緹縈漢太倉令淳于公女名也　咤陟駕切叱怒也　鄢於虔切邑名　夔渠龜切木石之怪也　訇

呼宏切大聲也慱正作慱於到切悔恨也麼眉波切麼尼也齚陟格切與咋同髀部禮切股也氎毛達協切毛布也燉煌燉徒孫切煌胡光切燉煌郡名瘗於罽切[illegible]所斬切咋陟格切齧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四十三

唐 釋道世 撰

變化篇第二十五

述意部

夫聖人之用玄通無礙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麤以麤應細以細應麤細隨機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

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麤按邪歸正者復須隨緣通變量稱物情不可以妙理通悟指事而變現不思議之形質用遮不思議之頑見也譬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扛鹿馬豈同於鹿馬哉若不異於鹿馬應時常流不待此神變明矣

通變部

如華嚴經云佛子如一如來一化身轉如是等不可說譬喻法輪雲一切法界虛空界等世界悉以毛端周徧

度量一一毛端處於念念中化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身乃至盡未來際劫一一化佛身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頭一一頭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舌一一舌出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音聲一一音聲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修多羅一一修多羅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法一一法中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句身味身復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劫說異句身味身音聲充滿法界一切衆生

無不聞者盡未來際常轉法輪如來音聲無異無斷不可窮盡是為一切諸佛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法又華嚴經云一切諸佛悉有八種微妙音聲一一音聲悉有五百妙音聲眷屬不可稱數百千音聲以為莊嚴無量無邊妙音聲妓樂皆悉清淨普能演說一切諸佛正法義味悉離恐怖安住無畏大師子吼悉令一切法界一切衆生聞其音聲隨其本行種種善根皆令開解是為一切諸佛最勝無上口業莊嚴又處處經云爾時佛笑

口中有五色光出者有五因縁一欲令人有所問因所問有益故二恐人言佛不知笑故三為現口中光故四笑諸不至誠故五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光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又佛說心明經云爾時世尊為梵志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夫欲至人心喜令餓鬼飽地獄痛息畜生意開罪除尋光來詣佛所諸佛笑法皆有常瑞若授菩薩決徧照十方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入面門授聲聞決光入肩井說生

天事光從臍入說降人中光從膝入說趣三苦光從足心入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瞋笑不以癡笑不放逸笑不利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今佛普等愍傷羣生行大慈笑無斯七也又智度論云如佛初轉法輪時應持菩薩從他方來欲量佛身上過虛空無量佛剎至華上世界見佛身如故而說偈言

虛空無有邊　佛功德亦爾　設欲量佛身

唐勞不能盡　上過虛空界　無量諸佛土

見釋師子身　如故而不異　佛身如金山

演出大光明　相好自莊嚴　猶如春華敷

又處處經云佛在世時諸天鬼神龍人民皆到佛所聽經數百千重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何佛前世時言語無前後故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卧皆隨佛所首向佛尊故

厭欲部

如大莊嚴法門經云爾時王舍城中有婬女女名金色

光明威德彼女宿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衆相具足身真金色光明照耀容儀媚麗世所希有神慧聰敏辯才無礙音辭清妙深邃柔軟言常含笑隨所行處皆金光照所著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衆見者繫心愛著無捨隨所遊處皆悉隨從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為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車乘莊嚴往詣園林爾時金色女宿緣冥感為文殊師利化令入道神變自在故以頭枕彼威德膝上而睡即以神力於其臥處現為死相膖脹臭

爛難可附近須臾腹破肝腸剖裂五臟露現臭穢可惡大小便道流溢不淨諸根支節蠅蛆唼食不可稱說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大恐怖身毛皆竪而作是念我今無救徧觀四方無歸依處倍增怖畏發大怖聲彼長者子二因緣故生大怖畏一爲所未見如是惡事是故生怖二大衆知我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謂我故殺阿闍世王不鑒此理橫見加戮是故生怖時長者子獨於此林不見一人一切凡聖誰能救者彼長者子過去善

根雖熟以不聞見文殊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
即以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長者聞已心大歡喜深
自慶幸捨棄死厭從林而出即往佛所具說怖緣爾時
佛告長者子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畏汝歸佛者
一切無怖長者白佛一切怖畏從何而生佛言從貪瞋
癡因緣故畏當知一切諸怖無主無作無有執者汝先
欲覺今何所在長者子言此中所見好色惡覺凡夫貪
著於聖法中無如是事於是佛為種種方便說法時長

者子得順法忍時金色女知長者子受敎化已莊嚴五百馬車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却住一面爾時文殊問長者子言汝識此妹不長者子言我今實識文殊師利言汝云何識時長者子卽向文殊而說偈言

見色如水沫　諸受悉如泡　觀想同陽燄
如是我識彼　見行如芭蕉　知識猶如幻
女名假施設　如是我識彼　身無覺如木
亦如草瓦礫　心則不可見　如是我識彼

諸凡夫如醉　顛倒生惡覺　智者所不染
如是我識彼　如彼林中屍　臭爛惡不淨
身體性如是　如是我識彼　過去本不滅
未來亦不生　現在不暫住　如是我識彼
文殊當善聽　彼恩難可報　我本多貪欲
見不淨解脫　彼身實不死　為化我現死
愍衆故示現　誰見不發心　如是貪瞋癡
及一切煩惱　如是體法性　善哉甚微妙

爾時佛告阿難此金色女上威德男已於過去教化令
發菩提今更聞法得順法忍此金色女於當來世過九
十百千劫當得作佛號曰寶光如來威德長者於寶光
佛所得菩薩身名曰德光寶光滅後當得作佛號曰寶
炎如來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阿難我昔夏安居時波
羅奈國有一婬女在高樓上有女名妙意答曰於佛有
緣爾時世尊化三童子年皆十五面貌端正勝諸世間
一切人類此女見已身心歡喜白言丈夫我今此舍如

功德天富力自在衆寳莊嚴我今以身及與奴婢奉上丈夫可備灑掃若能顧納隨我所願一切供給無所愛惜作是語已化人就牀未及食頃女前親近白言丈夫願遂我意化人不違隨已所欲既附近已一日一夜心不疲猒至二日時愛心漸息至三日時白言丈夫可起飲食化人即起纒綿不已女生猒悔白言丈夫異人乃爾化人告言我先世法凡與女通經十二日爾乃休息女聞此語如人食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身體苦痛如

被杵擣至四日時如被車轢至五日時如鐵丸入體至六日時支節悉痛如箭入心女作念言我聞人說迦毗羅城淨飯王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愍諸盲冥救濟苦人恒在此城常行福度放金色光濟一切人今日何故不來救我我從今日乃至壽終終不貪色寧與虎狼同處一穴不貪色欲受此苦惱化人亦瞋咄弊惡婦女廢我事業我今共汝合體一處不如早死父母宗親若來覓我處處自藏我寧經死不堪恥辱女言弊物我不用爾

欲死隨意是時化人取刀刺頸血流滂沱塗汙女身萎陁在地女不能勝二日青淤三日膖脹四日爛潰五日漸爛六日肉落七日唯有臭骨如膠如漆黏著女身一切大小便利及諸惡蟲逆血諸膿塗漫女身女極惡猒而不得離女發誓願若諸天神及與仙人淨飯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寶以用給施作是念時佛將阿難難陁帝釋在前梵王在後佛放常光照耀天地一切大衆皆見如來詣此女樓時女見佛心懷慙愧藏骸

無處取諸白氎纏裹臭屍臭氣如故不可覆藏女見世尊為佛作禮以慙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女極慙愧流淚而言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能令我離此苦者願為弟子心終不退佛神力故臭骨不現女大歡喜為佛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為呪願梵音流暢女聞呪願心大歡喜應時即得須陁洹道五百侍女聞佛音聲皆發無上菩提道心無量梵衆見佛神變得無生忍帝釋所將諸天有發菩提心者有

得阿那含者又百縁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婦産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惡鬼有人見者捨之而去年漸長大父母猒惡驅令遠棄乃至畜生見此醜陋尚懷怖懼何況人類又於一時詣林採果以自存活飛鳥走獸無不怖走絶迹無住世尊慈念將諸比丘到林欲度見佛避走佛以神力使不得去時諸比丘各在樹下跏趺繫念世尊化作醜陋人執持瓦器盛滿中食漸向醜人形狀類已心懷喜悦今此人者眞是我伴尋來

共語同器而食食已時彼化人忽然端正醜陋問言汝今何以忽然端正化人答言我食此食以善心觀彼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正醜陋聞已尋復斆之尋得端正心懷喜悅卽向化人深生信解於是化人還復本形醜陋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卽為其種種說法得須陁洹果卽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

佛為說宿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弗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及彌勒俱為菩薩到彼佛所種種供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偈讚佛

天上世間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有

世界所有悉能見　無有能及如佛者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時彼山中有一鬼神作醜陋形來恐怖我我以神力令彼行處懸崖嶮岨不能得過時彼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惡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行處嶮

難不可得過今當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尋即往詣懺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比丘欲知彼山神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陋見者驚走由彼懺悔故今遭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頌曰

大聖神變　隨事啟朦　含英秀發　開悟相應
服以邪道　化現神通　隱顯利物　乃軌高蹤
羣生忌謗　感悟興隆　潛運自在　見者生恭
罕逢斯聖　絶代靈龍　含生有福　遇此休徵

感應緣略引二十五驗

通敘神化多種之變

漢時有左慈能變

舌埵山有帝女能變

夏鯀及趙王如意變

魏襄王年中有女變

漢建平中有男子變

漢建安中有男子變

晉元康中有女變

晉惠懷時有男女變

漢景帝時有人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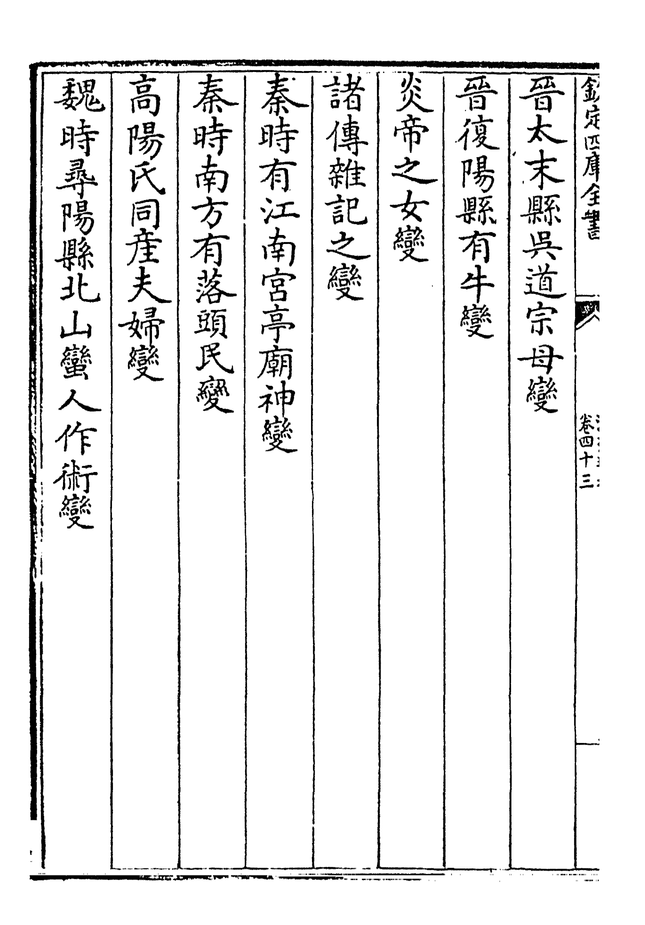
漢宣帝時有雞變

晉太康年中有彭蚑及蟹變

孔子於陳絃歌館中有鯷魚變

晉豫章郡吏易拔變

晉宜陽縣有女姓彭名娥變



魏時清河宋士母因浴變

梁朝居士韋英妻梁氏嫁變

夫慈濟之道震古式瞻通化之方由來難測此是方外之大聖非是域中之凡能窮之不可原究之不可盡然凡聖雖别變化有同良由智有淺深障有麤細機有大小化有寬狹㨗達生死之本可以言變化矣若依佛教明信因果因緣相假方成變化矣據外俗未達大方唯信緣起不賴因成故干寶記云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

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義水精則智土精則恩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憨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

憂之獸自爲牡牝寄生因夫高木女蘿託乎茯苓木株
於土萍植於水鳥排虛而飛獸蹏實而走蟲土閉而蟄
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
親旁則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
江爲蛤千歲龜黿能語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
之虵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
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
爲螢也朽葦之爲蛬也稻之爲蛩也麥之爲蛺蝶也羽

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而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麞也蚍之為鼉也蚕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性形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鍇其方則為妖眚故下體生於上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為女女化為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為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將入搏而食之當其為人不知將為虎當其為虎不知其嘗為人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禽傷於虺不忍

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虵成於鼻中元康中歷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㲉𠤈文甲皆具唯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已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為螢由乎腐也麥之為蛺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今所覺事者固

未足以究其變化之極也此乃由衆生本識雜業熏成因種既熟緣假外形情與非情隨緣興變若先無種縱遇其緣緣踈力弱亦未能獨變故因假緣故種不獨成緣假因故緣不獨辨因緣和合力用相齊萬類由生一非能建庾將來哲豈猜餘卜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恨不得呉松江鱸魚為膾放云可得也求銅盤貯水放以竹竿餌釣盤中須臾引一鱸出公大撫掌會者

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座席得兩為佳放乃復餌釣之須
史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目前膾之周賜座席
公曰今旣得鱸恨不得蜀生薑耳放曰可得也公恐其
近道買因曰吾𠯈使人至蜀買錦可勑人告吾使使增
市二端人去須史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
勑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市二端錦問之云
𠯈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勑勑之增市二端錦後
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齎酒一甖脯一片手自

傾覽行酒百官百官皆醉飽公還驗之酤賣家昨悉亾其酒脯矣公惡之隂欲殺元放元放在公座將收之放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後或見放於陽城山頭行人逐之放入於羊羣行人知放在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成君術既驗但欲與相見羊中忽有一大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即云此羊是競往欲取而羣羊數百皆為羝羊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莫知所取

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舌埊山帝之女死化為怪草其葉鬱茂其華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怪草者恒媚於人焉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為蜮射人萇弘見殺蜀人藏其血三年化而為碧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為黿矣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黿轉入深淵其

後時時出現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黄氏累世不敢食黿肉又吳寶鼎元年六月晦日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因洗浴化為黿其狀如黄氏騫兄弟四人閉户衛之掘堂上作大坑瀉水其黿入水中遊戲一二日閒恒延頸外望伺户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黄能意為蒼狗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為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玆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玆為陰勝陽厥咎亾也

漢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為陰將亾繼嗣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也故後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簒焉

漢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子周羣曰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畜妻而無子

晉惠懐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有男女二體亦能兩幸而尤好婬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當太興之間又有女子其陰在腹肚居於揚州亦性好婬色故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

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五行志以為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也其後有七國之難起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廐中雌雞化為雄雞毛衣亦變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化為雄雞冠距鳴將至永光年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五行志以為王氏之應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彭蚑及蟹皆化為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為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數日之後則皆為牝至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

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

病者與明日遂行右十三驗出搜神記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反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為設食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黄斑色便竪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為居至麓變成三足大虎所竪之脚即成其尾右此一驗出異苑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强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為長沙賊所擄時娥負器出

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去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為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溪為娥潭右此一驗出幽明錄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

未有婦道宗債不在家隣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屋中鄉里驚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鼔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忽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中脅幷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卽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

朝冥哭臨之右此一驗出齊諧記

晉復陽縣里民有一家兒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右此一驗出顧微廣州記録

炎帝之女娃遊于東海溺而死化為精衛其狀如烏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堙者塞也其音曰因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河涸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右此二驗出山海經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説孰是神農本草經云取雞卵㲉黄白渾雜者熟煑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内著粉中佳者亂眞此世所恒用無作不成又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老䳡為雀老蒲為葦搜神記曰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謂蜠蠬細腰之類其為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産常取桑蟲子育之則皆化

成己子也

秦周訪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訪壯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宴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遂擒之化為雄鴨訪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右此一驗出述異記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

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平和桓以為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答者高陽氏有同産而為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

四足手是為蒙雙氏右二驗出搜神記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眞虎餘鄉人周畛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為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黄斑虎從草出奮迅吼喚甚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為人語二人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視了

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
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
蠻中告羅有一蠻師云有此術以三尺布數升米糈一
赤雄雞一升酒受得此法也
魏時有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
家中子女盡出戸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
穿中闚不見人木盆水中有一大黿遂開戸大小悉入
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

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轉解自捉出戸外其去駃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復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黄母相似

右二驗出續搜神記

梁時開善寺京師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内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

卿忿我耶子集驚怪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化成茅馬從者數人盡為蒲人梁氏惶懼遂捨為寺見洛陽寺記傳

眠夢篇第二十六之一

述意部

原是一心積為三界癡流慢惰昏滯沉沒欲討其際難測其本所以遠自無始至於今身生死輪轉塵劫莫之比明闇遞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器月難保且夫盛

衰之道與時交搆𥈭夢之途因心而動動由內識境由外熏緣熏好醜夢通三性若宿有善惡則夢有吉凶此為有記若習無善惡汎覩平事此為無記若晝緣青黃夢想還同此為想夢若見升沉水火交侵此為病夢雖夢通三性然有報無報欲知斯事如下經說

三性部

如善見律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云何四大不和夢答眠時夢見山崩或飛

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虛而不實云何先見夢答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尅夢見是名先見夢此亦不實云何天人夢答若善知識天人為現善夢令人得善若惡知識者為現惡夢此即眞實云何想夢者答此人前身或有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現善夢罪者現惡夢如菩薩母初欲入母胎時夢見白象從忉利天下入其右脇此是想夢也若夢禮佛誦經持戒布施種種功德此亦想夢問夢為善不善

無記耶答亦善不善無記若夢見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盜婬此是不善夢若夢見青黃赤白色等此是無記夢也問曰若爾者應受果報答曰不受果報何以故以心業羸弱故不感報是故律云除夢中不犯也又迦延論云云何一切睡眠相應耶答曰或睡不眠相應如未眠時身不軟心不軟身重心重身瞪瞢心瞪瞢身憒心憒身睡心睡為睡所纏是謂睡不眠相應云何眠不睡相應答曰不染污心眠夢是謂眠不睡

相應云何睡眠相應答曰染污心眠夢是謂睡眠相應云何不睡不眠答曰除上爾所事問眠當言善不善無記耶答曰眠或善或不善或無記云何為善答曰善心眠夢云何不善答曰不善心眠夢云何無記答曰除上爾所事如夢中施與作福持戒守齋如善心眠時所作福當言餘福迴是名善云何眠時所作不福當言迴耶答曰如夢中殺盜等如不善心眠餘不福心迴是名不善云何眠時所作福不福不當言迴答曰如眠時非福

心非不福心迴如無記心眠時所作福非福不當言迴
是名無記問夢名何等法答曰是五蓋中無明蓋也

善性部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爾時世尊告迦葉婆羅門言汝善
男子有四種善夢得於勝法何等為四所謂於睡眠中
夢見蓮華或見傘蓋或見月輪及見佛形如是見已應
自慶幸我過勝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睡夢見蓮華　及以夢見於華蓋

或復夢裏見月輪　應當獲得大利益

若有夢見佛形像　諸相具足莊嚴身

衆生見者應歡喜　念當必作調御師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惡生王為行殘暴無悲邪見如來遣迦栴延化其本國惡生王及夫人皆得生信王大夫人號為尸婆具沙後生太子字喬波羅時王於寢夢見八事一頭上火然二兩虵絞腰三細鐵網纏身四見二赤魚吞其雙足五有四白鶴飛來向王六血泥中行泥

沒其腋七登太白山八鸛雀屋頭於夢寤已以爲不祥愁憂慘悴尋卽問諸外道婆羅門外道聞王此夢素嫌於王兼嫉尊者迦栴延因王此夢言大不吉不禳猒之禍及王身王聞其語信以爲然益增憂惱卽問之言若禳猒時當須何物諸婆羅門言所須用者王所珍愛若說者王必不能時王答言此夢甚惡但恐大禍殃及我身除我以往餘無所惜請爲我說所須之物諸婆羅門等見其慇懃知其心至卽語王言所可用者此夢有

八還須八種可得禳災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二殺王所愛太子喬婆羅三殺輔相大臣四殺王所有烏臣五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殺王一日能行三千里駝七殺王良馬八殺王所敬禿頭迦栴延却後七日若殺此八聚集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災王聞其言以已命重即便許可還至宮中愁憂懊惱夫人問王何故如是王答夫人具陳說上不祥之夢并道婆羅門禳夢所須夫人聞已而作是言但使王身平安無患妾之賤

身豈足貴耶復白王言却後七日我歸當死聽我往彼尊者迦梅延所六日之中受齋聽法王言不得汝若至彼或語其實彼若知者捨我飛去夫人慇懃王不能免即便聽往夫人到彼尊者所禮拜問訊遂經三日尊者怪問王之夫人未曾至此經停信宿何故今者不同於常夫人具說王之惡夢却後七日當殺我等用禳災患餘命未幾故來聽法因向尊者說王所夢尊者迦梅延言此夢甚吉當有歡慶不足為憂一頭上火然者寶主

之國當有天冠直十萬兩金來貢於王正為斯夢夫人心急七日向滿為王所害懼其來晚問尊者言何時來到尊者答言日晡時必當來至二兩虵絞腰者月支國王當獻雙劍價直十萬兩金今日當至三細鐵網纏身者大秦國王當獻珠纓價值十萬兩金後日凌晨當至四赤魚吞足者師子國王當獻毗瑠璃寶跋價值十萬兩金後日食時當至五四白鶴來者跋耆國王當獻金寶後日日中當至六血泥中行者安息國王當獻鹿毛

欽婆羅衣價值十萬兩金後日日昳當至七登太白山者曠野國王當獻大象後日晡時當至八鸜雀壓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私密之事事至後日自當知之夫人白王良久果如尊者所言期限旣至諸國所獻一切皆到王大歡喜尸婆具沙夫人先有天冠著重寶主國所獻天冠王因按戲脫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著金鬘夫人頭上時夫人瞋恚而言若有惡事我先當之今得天冠與彼而著尋以酪器擲王頭上王頭盡汚王大

瞋忿拔劍欲斫夫人夫人畏王走入房中即閉房戶王不得前王尋自悟龠者占夢云有私密事正此是耳王及夫人尋至尊者迦栴延所具論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幾於尊者妻子大臣所愛之物行大惡事今蒙尊者離於惡事即詣尊者敬奉供養驅諸外道婆羅門等遠其國界即問尊者有何因緣如此諸國各有所珍奉獻於我尊者答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爾時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出時有一國名曰槃頭王之太子信樂精進

至彼佛所供養禮拜即以所著天冠寶劍瓔珞大象寶
車欽婆羅衣上獻彼佛緣是福慶生生尊貴所欲珍寶
不求自至王聞是已於三寶所深生敬信作禮還宮

法苑珠林卷四十三